

嫌疑者 的救赎

[瑞典] 塞利拉·伯林德 罗尔夫·伯林德/著

曾雅雯/译

过 往 的 一 切 不 可 能 永 远 被 水 淹 没

S P R I N G

T I D 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 P R I N G

T I D E

嫌疑者 的救赎

[瑞典] 塞利拉·伯林德 罗尔夫·伯林德/著
曾雅雯/译

SPRING TIDE

© Cilla and Rolf Börj lind 2012 by Agreement with Grand Agency, Sweden,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 2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嫌疑者的救赎/(瑞典)伯林德著;曾雅雯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6

书名原文: Spring Tide

ISBN 978-7-229-09819-3

I. ①嫌… II. ①伯… ②曾… III. ①侦探小说—瑞
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321 号

嫌疑者的救赎

XIANYIZHE DE JIUSHU

[瑞典]塞利拉·伯林德 罗尔夫·伯林德/著 曾雅雯/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陈渝生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420 千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819-3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幕

1987年,夏末

海瑟尔维卡尔纳海湾位于瑞典西海岸的诺德科斯特岛,紧邻挪威边境,这里的海水在涨潮与退潮时的水位差通常在五厘米到十厘米之间,不易察觉。不过,一旦春潮来临——也就是当月亮、地球与太阳处于同一直线时,潮汐形成的水位差可以达到五十厘米左右。如果你想更确切地明白这个数字的含义,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从人的下巴到头顶的距离大约是二十五厘米。

今晚会有春潮。

而现在正好是潮起之前的潮落。

几个小时之前,满月使得难以驯服的海水暂时退离这片海滩,露出了一片宽阔而又潮湿的沙地。闪亮的小螃蟹在沙地上来回地快速移动,它们的背壳反射着钢青色月光,活像一面面小镜子。紫色的帽贝紧紧地吸附在礁石上,几乎是一动不动。这些小生命都清楚地知道,海水会在一个周期性的间歇之后返回,届时这里的一切都将被水再次淹没。

沙滩上还有三个人,他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甚至还知道潮水回来的准确时间——十五分钟之后。到了那个时候,第一波温和的海浪将会涌来,浸透正逐渐变干的一切。很快,在引力的作用下,一波又一波的海浪逐渐增强,直到潮汐达到最高峰。

这就是春潮,它可以让这片沙地被淹没在半米深的海水下面。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时间。刚才他们一直在挖洞,现在几近完成了。这个洞径直向下,深度差不多是一米五,直径有六十厘米,可以完完整整地容纳一个人的身体,只把头部露在外面。

这里说的“一个人”是沙滩上的第四个人。

不远处站着一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她的双手被捆绑在一起，一头黑色长发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女人没穿衣服，身上的皮肤有些反光，她的表情很温和，脸上没有化妆，但是双眼却显露出一种有些奇怪、看上去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态。她注视着那个拿着铁锹挖洞的男人，后者将弯曲的金属刃从洞中拔起，抖落掉附着在其上的沙粒，然后转过身来。

他的工作完成了。

男孩躲在一块礁石背后，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切，月光下的海滩笼罩着一层古怪的寂静。沙滩上有几个模糊的人影，他们在做什么？男孩不知道，但是他听见海水的喧嚣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到那个裸体的女人被领着走过潮湿的沙滩——她看起来应该没有反抗，接下来，他看着她被放进了一个洞里。

男孩用牙齿紧紧咬住下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一个人拿起铁锹，铲起沙子，将其倾倒在女人四周，半湿的沙子和碎石像水泥一样将她的身体包围起来。洞很快就被填满了，只剩下女人的头部露在外面。第一波滚滚而来的波涛涌向岸边时，她长长的头发被打湿了，继而逐渐被水浸透。一只小螃蟹停留在她的一绺黑色头发上，而她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凝视月亮，一言不发。

沙滩上的三个人后退了几步，在月光的照耀下，三双眼睛都注视着那个凸起在地平面上的人头。有两个人显得焦虑和迟疑不决，但第三个人非常平静。

他们都在等待。

春潮来临的时候，海水的流速很快，而且一波比一波高。海水冲刷着女人的脸，进到了她的嘴里和鼻子里。接下来，海水灌进了她的喉咙，使得她不停地作呕和吐水。她想转脸避开，然而紧接着她的脸又受到下一波海浪袭击。

那个看上去非常平静的人走上前去，在她旁边蹲下身来，两人四目相对。

男孩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水位逐渐上升，女人的头消失在了海浪中，接着露出来，然后再次消失……有两个人已经离开了，第三个人片刻之后也顺着相同的方向跟了上去。突然，男孩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尖叫，是洞中的女人在疯狂地呼喊。她的声音穿过平静的海湾，继而在男孩身旁的礁石上反弹。终于，海水彻底漫过了女人的头顶，尖叫声也停止了。

男孩很害怕，转身跑开了。

海平面升高了五十厘米,然后稳定下来。这个女人临终前的最后知觉来自她自己的腹部,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踢动,很微弱,也很温柔。

接下来,她的羊水破裂了。

2011年夏天,斯德哥尔摩

“独眼”^①薇拉其实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她的凝视甚至可以使一只翱翔的猎鹰在空中停驻。换句话说,薇拉的视力好得惊人。不过,薇拉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非常执拗,不容他人辩驳。一旦她亮出自己的想法,紧接着就会猛烈地推进,并拒绝接受来自任何视角的反驳意见。

她非常偏激,而且盲目。

但她很讨人喜欢。

薇拉站起身来,背对着即将消逝的夕阳,微弱但十分柔和的光芒在她的轮廓周围形成了一圈暖色调的背景光环。这里是赫乔特哈根公园,倾斜的阳光映照在瓦尔塔湾的水面上,显现出了利丁厄大桥的倒影。

“那里是我的地盘!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

她的开场白激情四射,甚至可以打动最铁石心肠、最麻木不仁的议员,尽管她那声带受损的嘶哑嗓音听上去有些不太适合出现在议会这样的场合。她的穿着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颜色极不搭调且满是污迹的T恤、针织衫和一条褴褛破烂的薄纱裙子,赤脚没有穿鞋。不过,她并不是站在议会大厅中,而是站在瓦尔塔码头一座略显偏僻的公园里。她的听众是四名无家可归的人,来自不同的省,他们坐在一片由橡树、白蜡树和灌木所组成的树丛当中的几条长凳上。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杰利,他个头很高,有些沉默,就好像迷失在了自己的冥想中。本斯曼坐在另一条长凳上,他的身边坐着穆丽尔。穆丽尔是一名吸毒少女,来自首都郊区巴格莫森,她身旁放着一个塑料购物袋。

他们对面的长凳上躺着一个正在打盹儿的人,他是阿沃·帕特。

两个身穿黑衣的年轻男人躲藏在公园边缘厚重浓密的灌木丛背后,他俩静悄悄地蹲伏在那里,两双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长凳上的集会。

① 在英文中“独眼”(One-eyed)也有“鲁莽偏激”的含义。

“那里是我的地盘，不是他们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独眼”薇拉伸出一只手臂，指向遥远的地方。

“他们走过来，猛力敲打我的活动房屋！他们就站在我的家门口，我实在是很难逃避。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就那样站在外面看着我。‘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我问他们。

“‘我们是市议会的人，你的活动房屋必须从这里移走。’

“‘为什么？’

“‘我们要开发这块地了。’

“‘用来做什么用？’

“‘建造一条有灯光的跑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一条运动跑道将会穿过你的房子所在之处。’

“‘你们究竟在说什么啊？我没办法移动这座房屋！我没有车！’

“‘恐怕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总之，在下周一之前，你的房子必须从这里消失。’”

“独眼”薇拉越说越激动，她花了些时间让自己歇口气。当她这样做时，杰利抓住机会偷偷打了个哈欠。薇拉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有人在她长篇激烈演说的中途打哈欠。

“你们还不明白吗？那三个家伙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件柜里长大的。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叫嚣着让我见鬼去吧！照他们的说法，某些饮食过量的蠢货们居然要在我的家所在之处跑掉身上的赘肉？我不用描述，你们也能想象得出这是多么地令我生气，是吗？”

“是的。”

这是穆丽尔以她特有的低沉嗓音作出的回答。她的嗓音异常嘶哑，而且微弱，但又有些刺耳。她总是避免将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除非是她本人有话想说。

薇拉拂了拂稀疏的红发，带着崭新的激情继续展开自己的高谈阔论。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那该死的跑道，当高傲的蠢货们牵着毛茸茸的小宠物出来散步的时候，当然不希望看到像我这样的人也住在他们的豪华社区里！我们不属于他们那干净整洁的世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而且他们也完全不在乎我们的感受！”

本斯曼略微前倾了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薇拉，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

“好了，让我们离开这里。杰利！走吧！”

薇拉向前迈出几步，推挤了一下杰利的手臂，很明显她对本斯曼的想法完全不屑一顾。杰利站起身来，略微耸了耸肩，跟在薇拉后面，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本斯曼扮了个鬼脸，他很了解薇拉的性格，早已习以为常。片刻之后，本斯曼用有些颤抖的手点燃了一个皱巴巴的烟头，紧接着他又打开了一罐啤酒，清脆的开罐声使得阿沃·帕特醒了过来。

“有趣的事情开始了。”他喃喃地说。

帕特的父母是爱沙尼亚人，他们在战争期间逃难来到了瑞典。帕特有着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穆丽尔看着薇拉他们离开，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本斯曼。

“唔，我认为她的主要意思是只要你不适合那里，他们就想让你离开……是这样吗？”

“没错，我认为你说得对……”

本斯曼来自瑞典北部，这一点从他那毫无必要的强有力的握手和看起来像是被伏特加酒浸润过的泛黄眼睛就看得出来。他块头很大，说着瑞典北部特有的方言，稀疏凌乱的牙齿背后总是释放出令人作呕的口气。过去有段时间他曾在博登市做图书管理员，他对书的欲望与对酒精饮料的欲望同样强烈。从低度的野黄莓利口酒到私酒酿制工场自制的烈酒，他一概不会拒绝。长达十年的嗜酒成瘾使得他的社会地位与生存环境都急剧下降，最后只能开着一辆偷来的厢式货车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座城市，他通过乞讨和扒窃商店的方式勉强维持生活，就像一个被海水冲上岸的难民。

但他毕竟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这个事实不会随着生活条件的潦倒而改变。

“……我们靠救济金过活。”本斯曼说。

帕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伸手去拿啤酒。穆丽尔掏出了一个小袋子和一把勺子，本斯曼见状立刻做出了反应。

“你就要戒掉那玩意儿了，难道不是吗？”

“我知道，我会戒掉的。”

“什么时候？”

“总之我会的！”

她果真立刻就把那玩意儿放下了，但并不是因为她现在不想注射毒品，而是因为她突然发现两个年轻男人正穿过树丛朝他们走来。其中一个人穿了一件黑色连帽衫，他的同伴则穿了一件墨绿色连帽衫。两人都穿着灰色运动长裤和厚重的黑皮靴，并且戴着手套。

他们好像正在搜寻什么。

无家可归三人组反应非常迅速，穆丽尔一把抓起自己的塑料袋，迅速跑开了，本斯曼和帕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突然，本斯曼想起自己还藏了一罐啤酒在垃圾桶背后，对他来说那酒意味着安然入睡和整晚失眠的区别。他赶紧往回走，然而却不小心在其中一条长凳前绊倒了。

他的平衡力不太好。

他的反应速度也很慢。当他试图站起来时，脸上被狠狠踢了一脚，使他身体一倒仰躺在地上。穿着黑色连帽衫的男人就站在他身旁，前者的同伴取出手机并打开了摄像功能。

这还只是残酷无情的攻击的开始。在这样一座从外面无法听到里面任何动静的公园里，这一切都被手机拍摄下来。现场只有两名深感恐惧的目击者，他们静静地躲藏在远处的树丛中。

他们是穆丽尔和帕特。

然而，尽管距离很远，但是从他们所在的位置依然可以看到鲜血从本斯曼的嘴里和耳朵里流出来，他们还能听到他在上腹部和脸部被踢打时所发出的呻吟声。

一次，两次……

接连不断。

他们没能看到的是，本斯曼所剩无多的几颗牙齿被踢进了脸颊的肌肉里，还从脸颊的另一面穿透出来。他们看到这个大个子北方人奋力地保护着自己的眼睛。

那双他用来阅读的眼睛。

穆丽尔用扎满针眼的手臂捂住嘴巴，无声地哭泣着，瘦弱身躯的每一个部位都在不住地颤抖。最后，帕特拉起年轻女孩的手，将她拖离了这个可怕的场景。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哦，对了，也许可以报警，这一点倒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帕特心想。接下来，他拉着穆丽尔尽快来到了利丁厄大道。

等了一会儿，第一辆车出现了。当汽车还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时，帕特和穆丽尔就开始朝它喊叫，并挥舞着自己的双臂。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得这辆车调整方向驶到街道中央，随后加速从他们身边擦过。

“该死的混蛋！”穆丽尔朝着远去的汽车高声喊道。

第二辆汽车驶来了，司机的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她穿着樱桃色连衣裙，打扮得十分精致。女人伸出右手，透过挡风玻璃指着外面正在叫喊的一男

一女。

“不要撞到那些瘾君子，别忘了你刚喝过酒。”

接下来，这辆灰色捷豹轿车也从他们身边“嗖”的一声开走了。

当本斯曼的一只手被踩碎时，映照在瓦尔塔湾水面上的阳光已经消逝了。拿着手机的男人关掉了摄像功能，他的同伴则捡起了本斯曼藏在垃圾桶背后的啤酒。

两个人飞快地跑离了现场。

留下的就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以及躺在地上的大个子北方人。他的眼皮闭上了，那只被压碎的手无力地抓着地上的碎石。《发条橙》究竟是谁写的呢？这是从他脑海中掠过的最后一个念头。几秒钟后，他的手停止了活动。



被子滑落下来，露出了她的大腿。一条粗糙而温暖的舌头舔舐着她的皮肤。她睡得正香，却感觉到大腿一阵阵发痒。片刻之后，轻柔的舔舐变成了小口小口的咬啮，她立刻坐了起来，将小猫一把推开。

“噢，不要！”

她这样说其实并不是因为小猫，而是闹钟。她睡过头了，严重睡过头了，更糟的是，她睡前随意放在床架上的嚼过的口香糖不知何时掉了下来，还牢牢地粘在了她长长的黑发上。今天不太顺利。

她一跃而起下了床。

晚起了一个小时，这给她整个早上的安排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她的运筹能力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厨房里：为兑咖啡而煮的牛奶快要沸腾了，吐司面包也即将烤好，就在这时她没穿鞋的右脚正好踩在了一摊透明的猫咪呕吐物上。六神无主的她不知道该先做什么，呆愣中电话铃又响了，是一位电话推销员打来的。对方的态度无比亲昵，直呼她的名字，还向她保证说自己打来这个电话绝非为了推销什么东西，只不过是邀请她参加一项金融咨询课程而已。

今天实在是太不顺利了。

住在斯凯尼大街的奥莉维亚·朗宁冲出家门时仍然感到焦虑不安。她没有化妆，只是将自己的长发草草地绾成了一个像小面包一样的圆髻。她身上的轻薄麂皮绒外套没有扣上扣子，露出了穿在里面的黄色T恤，这件T恤底部边缘的针脚已经有些磨损了。她还穿了一条洗得褪了色的牛仔裤和一双旧凉鞋。

不管怎么说，今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

她停下来驻足片刻，思忖着自己要走哪条路。哪条路是最快的呢？应该是右边这条。她连走带跑，越来越快，这时她瞥见了超市门口的告示牌：

又有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遭到了毒打。

奥莉维亚继续往前跑。

她正跑向自己的车，她需要赶往乌里斯达市的索能托尔普警察学院。奥莉维亚今年二十三岁，已经在这所警察学院读到了第三个学期。半年后她将申请在斯德哥尔摩地区的某个警察局做实习警员。

半年实习期结束后，她就能成为一名正式警员。

当她跑到自己的白色福特野马轿车跟前并掏出车钥匙时，略微有些喘气。这辆车是她从父亲阿尔涅那里继承得来的，他在四年前死于癌症。这是一辆1988年款的自动挡敞篷轿车，座椅和内饰都是红色皮革，直列四缸引擎响起来就跟V型八缸汽车别无二致。多年来，这辆车一直被她父亲视为掌上明珠，现在又成了她的掌上明珠。这辆车已经很旧了，后挡风玻璃有时得用胶带固定起来才行，漆面也有不少污渍和瑕疵。不过，这车每年都能在车辆年检中顺利过关。

她喜爱这辆车。

她坐到驾驶员座位上，熟练地调低了车的顶篷。几乎是每一次，当她刚进到车里时，短短一两秒钟之内都能留意到一件相同的事情，确切地说是嗅到一种熟悉的气息。这不是来自皮革座椅或内饰的气味，而是来自她父亲的味道：这辆车的内部散发出阿尔涅的味道。但是，这种味道通常只能持续短短几秒钟，随即便消失了。

她将耳机线塞进手机插孔，选好了“美好冬季”乐团的歌曲，然后转动点火开关的钥匙，发动引擎将车开走了。

暑假就快来到了。

* * *

专为无家可归者发行的杂志《斯德哥尔摩形势》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一百六十六期，最新一期的封面是维多利亚公主的照片，主打文章是对萨哈拉·霍特赖特和延斯·拉皮德斯的访谈。位于库克马卡大街三十四号的编辑部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正在排队购买新杂志。这些流浪汉能以每本二十克朗^①——该价格是街头零售价的一半——买到杂志，然后再出去卖掉，从中赚取差价。

^①“克朗”是瑞典货币单位。

这是非常简单的交易。

通过倒卖杂志所赚到的钱可以让他们勉强活下去,不过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用钱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些人用赚来的钱满足毒瘾,还有些人则用这笔钱来支付自己先前欠下的债务,当然,大多数人仅仅是用赚来的钱购买当天的食物而已。

并且换回一些自尊。

毕竟,这是他们正在做的一份工作,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报酬。他们没有在商店行窃,也没有行凶抢劫退休人士。他们只是在生活糟透了的情况下被迫做这份工作而已——有一些人的确是这样想的,不过大多数人却实实在在地因自己正在做的销售工作而自豪。

事实上,这是一份相当艰苦的工作。

有些日子,你得在自己的摊点前一连站上十到十二个小时,却连一本杂志都卖不出去,而且还得身处极端恶劣的天气下或寒冷凛冽的大风中。要知道,在肚腹空空如也的情况下爬进某个避风建筑物里去试图享受充斥着梦魇的睡眠,这绝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儿。

好在今天正好赶上新杂志出版,通常情况下,这是值得房间里所有人庆贺的好事。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能将所有的杂志在一天之内就全部卖掉。然而,今天这间办公室里看不出任何欢乐的迹象。

情况恰恰相反。

一场紧急会议正在举行。

他们当中有一名同伴在头天晚上被人狠狠地揍了一顿。那可怜的北方人叫本斯曼,读过不少书。他全身骨头都骨折了,脾脏也破裂了,医生们花了整夜的时间来止住他体内的出血。编辑部负责接待的职员在上午早些时候已经去过医院,心情十分沉重。

“他会活下去的……不过我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见到他了。”

其他人略略点了点头,大家脸上都写满了同情和紧张。这并不是近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第一起袭击,事实上这是第四起袭击案,这些案件中所有受害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些年轻人在某个流浪汉常常聚集的地点选中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然后把那人狠狠地揍一顿。这些人下手都异常狠毒,他们还会把整个事件拍摄下来,并上传到互联网上。

上传到互联网,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

这是极大的羞辱。在录像中,受害人就像供人发泄或练拳所用的吊袋,实

在是惨不忍睹。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四名受害人都曾是《斯德哥尔摩形势》的贩卖者，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在斯德哥尔摩大约有五千名流浪汉，他们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杂志贩卖者。

“他们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吗？”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问题目前是没有答案的。不过，这已经足以使办公室里的人感到害怕——有些人已经开始发起抖来。

“我有一些催泪瓦斯喷雾剂。”

这话是布·法斯特说的，所有人都转而看着他。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布，他的名字听起来非常形象^①，而且如果把他的名和姓连起来念，就成了一个含义完全不同的词，即“永久性居民”。不过，大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停止用布·法斯特的名字来取笑他了。布把手中那瓶强有力的喷雾剂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你得知道这是非法的。”杰利说道。

“什么意思？”

“我说，使用那样的喷雾剂是非法的。”

“那又怎样？殴打别人就合法吗？”

对于这个问题，杰利没有好的答案，只得站在墙角默不作声。杰利身旁是阿沃·帕特，不远处的薇拉正站在人群边上。这一次，薇拉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当帕特打电话将她和杰利离开公园几分钟后发生在本斯曼身上的事告诉她时，她真的非常难过。她一直认为如果自己当时留下来的话就一定能够阻止袭击事件的发生，可是杰利并不这么认为。

“就算你当时在场，又能做些什么呢？”

“跟他们打架啊！我在米德索马克兰森是如何打败那些想要抢走我手机的家伙的，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但是那帮人都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其中有个人根本就是个体儒。”

“没错，不过这次要是我们都在场，你应该也会帮我一把，难道不是吗？”

薇拉不再说话了。她已经买了一大捆杂志，帕特也买了一捆，而杰利倾其所有也只够买五本杂志。

他们一起来到大街上，走着走着帕特突然大哭起来。他靠在墙边，抬起脏

① 人名“布”(Bo)本来就有“无业游民”和“流浪汉”的意思。

兮兮的手掌捂住了自己的脸。杰利和薇拉都静静地看着他。他们了解他的感受，他就在事发现场，目睹了暴行的整个过程，却没法上前去对本斯曼伸出援手。

此时此刻，当时的场景像洪水一般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

薇拉伸出一条手臂，轻轻搂住帕特的双肩，并让他的头埋下来靠在自己肩上。她很清楚现在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不堪。

帕特的真名叫塞琅·卡尔普，来自瑞典东南部城市埃斯基尔斯蒂纳，是两名爱沙尼亚难民的儿子。一天夜里，当他躲在布朗斯大街一间小阁楼里注射海洛因时，偶然瞥见了一张旧报纸上印着的那位名叫阿沃·帕特的害羞的爱沙尼亚作曲家的照片，照片中的人脸跟他自己的脸非常相似，这令他十分惊讶，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复制品一般。在下次注射海洛因的时候，他将自己当作帕特的复制品，两人合为一体，他变成了阿沃·帕特。自打那时候开始，他便以帕特自称了。

阿沃·帕特。

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做邮差的工作，每天的任务是在斯德哥尔摩南部郊区投递信件，可是薄弱的意志力和对鸦片制剂的渴望使他沦落至现在这种没有根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名《斯德哥尔摩形势》的贩卖者。

他伏在“独眼”薇拉的肩膀上悲痛欲绝地哭泣着，他哭是因为发生在本斯曼身上的事情，是因为这一切暴力事件是如此的血腥而残忍。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他对自己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感到悲伤无奈。薇拉轻抚着帕特乱蓬蓬的头发，抬头看着杰利，后者正低头盯着手里的那捆杂志发呆。

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帕特便独自离开了。

* * *

奥莉维亚驱车经过了索能托尔普警察学院的大门，并将车停在大门右侧。她的这辆福特野马车停在各种各样的深灰色豪华轿车中间，着实显得有些突出，不过她对此倒不以为意。她抬头看了看天空，考虑着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车的顶篷拉上来，最后她决定不这样做。

“要是下雨了怎么办？”

奥莉维亚转身一看，是乌尔夫·莫林。乌尔夫跟她年龄相当，而且也在她的班上。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总是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奥莉维亚附近。这不，现在他就从奥莉维亚的车后闪出来了。我还正在想他会不会出现呢，她心里嘀咕着。

“唔，那时我再将顶篷拉上来。”

“你是说在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吗？”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搞得她很心烦。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走开，但乌尔夫跟了上去。

“你看过这个了吗？”

乌尔夫走到她身边，手里拿着一台时髦的平板电脑。

“这是发生在昨晚的袭击流浪汉事件。”

奥莉维亚瞥了屏幕一眼，正好看到浑身是血的本斯曼被人拳打脚踢，几近昏死过去。

“这次也是上传在了相同的网站上。”乌尔夫说。

“是‘踢废物’网吗？”

“没错。”

同学们昨天还在学校里讨论过这个网站，每个人都很不安。有一位老师解释说第一段视频和一个网址被粘贴在了某社交网站上，这个网站每天都被数百万年轻人访问。接下来，那段视频和网址很快就被人注意到了。后来，尽管相关内容被删除掉了，不过已经有很多人看到并记住了那个网址，所以“踢废物”网就这样被传开了。

“为什么没有人去关闭那个网站呢？”

“那个网站非常隐蔽，警方很难找到它的服务器并将其关闭。”

这些都是那位老师告诉他们的。

乌尔夫将平板电脑收了起来。

“这已经是他们上传的第四段视频了……真他妈的残忍。”

“你说残忍指的是打人这件事，还是指将打人视频放到网上？”

“呃，两者都很残忍，太可怕了。”

“你认为哪一个行为的情节更加恶劣呢？”

她知道自己不该跟他展开交谈的，不过她还要步行大约两百米才能抵达学院大楼，而乌尔夫与她是同路的。再说，她喜欢让别人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说真的，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让她和别人保持距离的方法罢了。

以攻为守。

“我认为这些事之间是有关联的。”乌尔夫说，“他们打人，于是就能将打人的经过拍摄下来，再上传到互联网。如果没有一个网站可供他们上传这些视频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会打人了。”

分析得很好，奥莉维亚心想。这样的逻辑反映出乌尔夫思维的连贯和头脑的敏锐。要是他少做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多花些工夫来思考，那么按照她对

人的评判标准,他一定会再上升好几个档次。另外,他的外形本来也很不错,身材相当匀称,比她高半个头,留着深棕色的鬈发。

“那么,今天晚上你打算怎么安排?想喝点啤酒或别的什么吗?”

啊哈,现在他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又跌回到原来的档次了。

教室里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奥莉维亚所在的班级总共有二十四名学生,被分成了四个小组,乌尔夫和她在同一个小组。他们的导师艾克·古斯塔弗森此时正站在黑板旁边。艾克是一位五十出头的男子,有过很漫长的警察从业生涯,在学院很受欢迎,尽管也有人认为他略微有些唠叨。奥莉维亚认为他非常迷人,她尤其喜欢他的眉毛,它们非常浓密,显得生气勃勃。现在导师一只手里正举着一份文件,而在他身边的讲台上还放着一大堆文件。

“既然过不了多久我们大家就将分道扬镳,我想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与课业关系不大,你们可以在暑假期间完成,而且这完全是自愿的。这份文件里记录了一些以往发生在瑞典的悬而未决的谋杀案,我自己把它们整理出来了,我的想法是你们可以从中选择一起案子,自己进行分析和调查,看看用DNA检测、地理分析和电子监控等诸如此类的现代警方破案手段能不能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结论。在试着解决这些悬案的过程中,你们的能力也可以得到锻炼。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么说这不是强制性的咯?”

奥莉维亚瞪了乌尔夫一眼。他总是喜欢纯粹为了提问而问一些没有必要的问题,艾克明明已经说过这是自愿的。

“这是完全自愿的。”

“不过这可以提高我们的成绩,是吗?”

下课后,奥莉维亚走到讲台边,拿起了一份文件。艾克走过来,看着她手中的文件点了点头。

“你父亲曾经为其中的一起案件工作过。”

“真的吗?”

“是的,我认为你也会觉得那起案件比较有意思。”

奥莉维亚在离学院大楼不远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她旁边坐着三个一言不发男人,他们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其中一人是“英俊的哈里”,此人从前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

奥莉维亚从来没听说过关于他的事。